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微型小说名家名作百年经典. 第3卷/生晓清,  
陈永林主编.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4

ISBN 978-7-5463-2705-1

I. ①世... II. ①生... ②陈... III. ①小小小说 - 作品  
集 - 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2484 号  
-----

书 名 世界微型小说名家名作百年经典 第3卷  
总 策 划 钱晓征  
主 编 生晓清 陈永林  
责任编辑 陈璇  
责任校对 孙玲玲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130021)  
发 行 江苏可一出版物发行集团有限公司(电话:025-66989810)  
集团网址 <http://www.keyigroup.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玄武湖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尧胜村109号 邮编:210046)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64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3-2705-1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联系电话: 025-66989817)

## 目 录 | Table des Matières | Contents

### 英 国

|     |                    |
|-----|--------------------|
| 002 | 乞 丐 / 奥斯卡·王尔德      |
| 004 | 蚂蚁和蚱蜢 / 威·毛姆       |
| 007 | 墙 / 戴维森            |
| 008 | 雪比亚麻布更白 / 贝内特      |
| 010 | 替 身 / 布拉德伯里        |
| 011 | 兰道夫与朋友的聚会 / 约翰·列农  |
| 012 | 鬼魂,少女和黄金 / 艾·钱伯斯   |
| 015 | 自然之道 / 迈克尔·布卢门撒尔   |
| 017 | 一张珍贵的德国邮票 / 拉齐兹·莫瑞 |
| 018 | 选 择 / 库克           |
| 020 | 原来如此 / 萨奇          |

### 美 国

|     |                    |
|-----|--------------------|
| 024 | 等待的一天 / 海明威        |
| 026 | 椭圆形的肖像 / 爱伦·坡      |
| 028 | 绿色的秘密 / 玛丽·迪拉姆     |
| 031 | 回 家 / 皮特·哈密尔       |
| 033 | 少女,还是老虎 / 福兰克·斯道克敦 |
| 035 | 魔 术 / 阿瑟·古德弗烈      |
| 035 | 神奇的警服 / H·都威诺维斯    |
| 038 | 蠢人的天堂 / 艾·辛格       |
| 040 | 没有锁上的门 / 罗伯特·斯特恩德利 |
| 042 | 完美的谋杀 / 米切尔·斯旺韦克   |

## 丹 麦

- 172 浮冰上的两者 / 哈夫·B·卡威  
174 安妮和母牛 / 杨森

## 新 加 坡

- 178 幸福出售 / 南子  
179 保 险 箱 / 林锦  
181 苦 恋 / 田流  
183 布拉岗马地 / E·希顿

## 泰 国

- 186 单身女房客 / 司马攻  
187 出走的女佣 / 倪长游

## 马来西亚

- 190 苦 恋 / 朵拉  
191 走进别人的梦 / 朵拉  
193 做 脸 / 陈政欣

## 印 尼

- 196 忤 悔 / 竹樱  
197 窗里窗外 / 白放情  
198 大慈善家的父亲 / 歌林  
200 警察与小偷 / 林万里

“岂止如此，再长一段时间也没问题。他的内部构造使得他吃饭、睡觉、体温都与真人无异。”

史密斯急切地抓住了布瑞灵的胳膊肘：“能给我也买一个吗？”

“没问题，给你公司的地址。”

史密斯哼着小曲儿回了家，发现太太在睡觉。他想从家中的支票本上取些钱以备次日买木偶，却意外地发现支票本上已经少了一万美元。哦，她一定是用这钱买了哈德森的房子，可却连招呼也不打。他咆哮着：“起来！你拿我的钱干什么了？”

她一副似醒非醒的样子，他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儿，他口干舌燥、双膝发软，一个可怕的念头涌了上来。他下意识地把手指贴到她胸前：“滴答……滴答……滴答……”

（张白桦 译）

## 兰道夫与朋友的聚会

📖 [英国] 约翰·列农

圣诞节了。可兰道夫却只身孑然一人。他那些好朋友都上哪去了？伯尼、戴夫、尼凯、爱丽丝、贝蒂、福莱拜、维吉、尼格尔、阿尔夫莱德、克立夫、斯坦、福兰克、汤姆、哈里、乔治和哈罗德——他们在圣诞节都上哪儿去了？兰道夫伤心地瞧着他那张仅有的圣诞贺片——贺片是他住在外地的父亲寄来的。

“在这样的日子里，一个人总希望能和一两位朋友聚聚，而我怎么会如此孤单？真想不明白。”兰道夫心中嘀咕。不管怎样，他还是继续不停地用那只脚尖在地上不停地划着道道儿。

突然，响起一阵欢快响亮的敲门声。见鬼，谁会敲我的门？他打开门。谁站在门口？除了他的朋友：伯尼、戴夫、尼凯、爱丽丝、贝蒂、福莱拜、维吉、尼格尔、阿尔夫莱德、克立夫、斯坦、福兰克、汤姆、哈里、乔治和哈罗德还会有谁呢？

进来进来，老伙计、老兄弟。兰道夫哭丧着脸迎接他们。他们逗闹着蜂拥进屋，嘴里嚷着

见我和艾默利先生都满脸狐疑地看着他，他便讲起七年前发生的事。

“那时，我妻子卧病在床，无人照料，我又不得不开出租车来挣些钱以维持生计。那天，我在维多利亚车站揽客，这时先生你坐上了我的车。我带着你尽走些背街小巷，目的是想看看我妻子卧室的窗户。我们事先约定好：如果她需要我的话，就把灯打开；如果灯未开，就说明她还好。那天，当我把车停下来，抬头望窗户时，见里面的灯是亮着的，我知道情况不妙。于是我冲了进去，见她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我急急忙忙出来，在旁边的商店里给医生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我才把你送到车站去。尽管你一路骂骂咧咧，但我不在乎，因为这毕竟全是我的错。你下车之后，我才发现你丢的信，但上面既没有你的地址，也没有你的姓名。信上地址不是用英文写的，但我仍能猜出是德国的一个什么地方。我曾经差点把它寄向德国，但实话告诉你吧，我真的有点舍不得花钱买邮票。二战爆发后，我上了前线。当我去年从战场回来，发现这封信仍夹在一本书里，从此，我再也没有动过它。刚刚听了你的故事，我才又想起它来。”

听了他的一席话，我激动得热泪盈眶。除了连声说谢谢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过了一会儿，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问道：“你的妻子现在还好吗？”

“是的，很好。她现在正为你们准备晚餐。那天，幸亏及时给医生去了电话，不然，问题就严重了！”

这张珍贵的、失而复得的邮票，让我兴奋了很久，很久。

## 选 择

■ [英国] 库克

“有钱是多么快活！”坐在茶几旁的肖夫人，当她拿起古色古香的精细的银茶壶倒茶时，心里也许是这样想的。她身上的穿戴、屋里的陈设，无不显示出家财万贯的气派。她满面春风，得意

逃离死神后，发现自己已经被送到了这里了。我想这可能是上天的安排吧，就留在这里开了一家餐馆，卖您曾经用来救我的牛肉汤。每一个前来用餐的客人都会被要求签名，而每一个与您同名的客人我都会亲自询问，这一问，居然就过去了五十年……”

一年后，约瑟夫与艾维尼一起在当年患难相交的埃及小镇开了一家牛肉汤餐馆，用这平凡温暖的食物来纪念他们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友情，以及穿越了残酷战火硝烟的温暖人性。

（王流丽 译）

## 爸爸的情人

 [美国] 罗伯特·佐克

故事发生在丹麦一家小客栈，我和爸爸为一宗生意远道而来，工作之余来此小憩。

爸爸年轻时到过丹麦，于是我问：“您离开这儿有多久了？”

“哦，大概有三十多年了吧，我还记得那次住的也是这家客栈。”他环顾四周，感叹道，“那是多么无忧无虑、心情愉快的日子……”爸爸忽然打住话头，脸色变得苍白。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发现对面有个女人在用托盘给客人上饮料，她身材臃肿，头发也乱蓬蓬的。

“您认识她？”我问。

“也许曾经认识。”爸爸低声说道。

这时，那个女人来到我们的桌子旁边，“要饮料吧？”她很热情地询问。“我们要啤酒。”我说。她点了点头离开了。

“谢天谢地她没有认出我来。”爸爸用手帕擦着头上的汗，“我是在认识你妈妈之前认识她的，当时我是个学生，正在丹麦旅行。她那时是个妙龄少女，我为她而神魂颠倒，她也疯狂地爱上了我。而她家里人却嫌我是外国人，极力反对我们的婚事，而当我写信给父亲说我要娶她为妻之后，你爷爷也切断了我的经济来源。我万不得已踏上归程，临行前，我和她相约：我只要一借到足够的钱就回来与她成婚，时间大概得几个月。”

“我没料到，”爸爸继续说，“她父亲会截获我的信，所以商定在信中只写一个日期，到了那个日子，我俩就到事先约好的地方相会，然后结婚。我回到了家，借够了钱，就给她寄了只有日期的信。到了约会之日，我迫不及待地赶到约会地点，却不见她的踪影。我四处寻找，却发现她在两个礼拜以前结了婚，丈夫是当地一个旅店的店主。”

父亲长叹一声：“谢天谢地她没有等我。我回到了美国，结识了你妈妈，我们琴瑟相和，十分幸福。有时，我们还就年少时的这段罗曼史开开心心。”

那个女人拿着我们要的啤酒回来了。“你们从美国来？”她问。

“是的。”我答。

她笑微微地说：“美国，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是的，您去过吗？”

“我曾经非常想去，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可我留了下来，这儿更好。”

我们喝完啤酒就离开了。到了外面，我忽然醒悟到了什么，就问：“爸爸，您是怎么写那个相会的日期的？”

爸爸停住脚步，掏出一个信封在上面写着：“12/11/13，也就是1913年12月11日的意思。”

“错了！”我惊叫道，“在丹麦和其他欧洲国家，人们写日期时总是习惯先写日，然后再写月，所以您写的这个日期不会被认为是12月11日，而是11月12日！”

“这么说她没有失约！”父亲叫了起来，“只是因为我没赴约她才伤心而嫁。”他沉默片刻，“噢，我希望她幸福，看起来她过得也确实不错。”

我们继续走，我脱口道：“这么个过程真是件幸事，否则，您就不会认识妈妈。”

（张白桦 译）

# 我永远是大老板

📖 [美国] 希区柯克

安杰尔觉得自己的话并不奇怪。

呢？倘拿到外边拍卖，那马上就会被查获，锒铛入狱便成了我的结局。总之，宝贝无法兑成钞票，连出示人前吹嘘一阵都办不到，简直如同废物一般。我不免懊丧起来。

我在夜晚的街道上溜达，走进一条昏暗的小巷。没想到这儿也放着一台机器，我看了看被灯光照得清清楚楚的文字说明，上写着：“收购盗窃赃品，高价，严守秘密。失盗保险公司联合经营。”

我将工艺品放进机器入口，一阵沙沙声过后，一大笔我未敢奢望的钞票出现在眼前。收购机的录音设备响了起来：“谢谢顾客，愿为您效劳，在此特提醒您注意：您在作案现场已被红外线摄像机拍下了照片，警方正在搜捕您。倘您此刻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请咨询十米以外的机器……”

我赶紧跑到十米外的那台“藏身之所买卖机”跟前，按所需金额将钱投进机器里，只见从里边送出一张地图和一把钥匙来，这是标明安全藏身之所的地图和房门钥匙。

在“藏身之所”里，只要把钱投入房中特设的机器中，按按选择电钮，食物自会送到面前。价格比市场上贵一点儿，不过也无可奈何，总比蹲监狱强得多吧。房间里安装着收费装置，我每天必须按指定的金额，定时交纳。然而，这种光支出无收入的生活肯定长久不了，手里的款子会有用完的一天。展望未来，不寒而栗。我决定不交房钱试试。

岂料这么一来，室内警报器锵然大作，仿佛在催促：没钱你就趁早滚出去吧！我打开房门，狼狈出逃。没想到跑出去没多远，又让管理人揪住，以“赖交房租罪”送交警方。

经过一番调查，我在博物馆盗窃一案暴露无遗。我受到法庭的审判。我把余钱全部送进自动辩护机内，辩护机辩护道：“因被告未谙地球新近之习惯，故请酌情减刑。”看来，假如我再有钱，辩护机或许还能辩得更像样一些呢。

法庭宣布对我处以罚款。我身无分文，只好被送进监狱，以劳动补偿应交的罚金。

过了一年又六个月，牢房的天花板上响起声音：“你已交足罚款，可以释放你了。望你今后能做一个正直的人。”

房门打开了，可以随意出走了。然而，一年又六个月来，我终于幡然省悟：地球上这种处处散发着铜臭气的生活，实在令人恐惧。如果没有钱，就别想有立锥之地，我在地球上该去哪里呢？……

（程森 译）

这个学校的人学试题在考题难易程度档次表里名列前茅,各学科的合格分数线每年均在 50 分,近年来很少见到超过 70 分的答卷。

然而,教授刚判的试卷却无可挑剔地应得满分。

“完美的解答,这是近乎完美的答卷。”

教授满腹疑云地几番审视着答卷。

于是,教授不无遗憾地看看答卷的最上方。

教授直视着这张考号栏、姓氏栏均为空白的答卷,这是这张近乎完美的答卷的唯一美中不足。

他离开考场一路往家走。连自身的记忆自己是谁都和备考知识交换了。唯一没有交换的记忆只是到考场和回家的道路,凭此他一路往家走。

(苏讯江 译)

## 说谎者

📖 [日本] 中井周一

“成了!成了呀!终于成功了!”

“真的吗?爸爸!”

“哎呀,可成功了,这种‘说谎药’哇!! 不管怎么说,当今世上,不说谎就什么事儿也不能顺顺当当地办成;越是真心实意正直的人就越吃哑巴亏。而且这种人一旦说了谎就怀有罪恶感,首先就把身体折磨得死去活来的。”

“嗯。正像您所说的那样啊!爸爸。”

“不过,只要您吃了我这药,不管谎说得多么离谱,也不会感到丧良心;即使是你所厌恶的上司,你也能滔滔不绝违心地对他说出一套套拍马屁的奉承话来,而且说时还脸不红、心不跳。这玩意儿才是当代人最需要的药哇!”

尔坐在火炕旁，思绪万千，往事一幕幕涌现。老头子对德鲁若克诉说着自己的身世。他讲述着一个悲惨的故事，讲完之后，又痛心地说：

“没关系，德鲁若克，你虽然不能回答，一言不发，但是，你那灰色的、聪明的眼睛……我知道，知道……你全都明白……”

暴风雪号叫得疲倦了，次数也越来越稀少。水珠儿开始从屋顶上滴答滴答地流下来，雪在消融、减少。波贝尔看到——冬天在消逝，看着——便对德鲁若克说：

“德鲁若克，春天来啦，咱们能活下来的。”

红彤彤的太阳愉快地照耀着，小河哗啦啦地奔流。透过小小的窗口，波贝尔看到，窗下的土地发黑了。

树上冒出了嫩芽，荡漾着春天的气息。可是岁月不饶人，春天的泥泞使得老头子寸步难行。

他的双脚发软，咳嗽使得胸部郁闷，腰部疼痛，视力完全变得模糊起来。

冰雪消融了，大地干燥了，小窗口下的白柳抽出了新芽，可是老头子却很少出屋。他躺在高板床上，爬都爬不下来了。波贝尔吃力地爬呀，爬呀，开始不住地咳嗽，十分忧伤。他对德鲁若克说：

“德鲁若克，我同你早就预料到了。看来，我很快就会死的，只是，扔下你去死，我真舍不得啊！”

波贝尔病倒了，起不了身，下不了床，德鲁若克则寸步不离床边。老头子感觉到——死亡临近了，感觉到了——便搂着德鲁若克，搂着，搂着，悲伤地哭泣起来：

“我要离开你啦，德鲁若克，把你托付给谁呢？人家对咱们如同陌生人。咱俩共同生活……过了一辈子，可是，死神就要把咱俩分开。永别了，德鲁若克，我的亲爱的，我感觉到我马上就会死了，胸中的这一口气就要凉啦。永别了……喏，到我的墓前来，悼念你的老朋友吧。”

波贝尔搂着德鲁若克的脖子，将它紧紧地贴在胸前，突然哆嗦了一下——断气了。

波贝尔的遗体躺在高板床上。德鲁若克知道，它的主人死啦。它在屋里窜来窜去，神情凄切。它走近死者身旁，嗅呀，嗅呀，悲伤地暴叫着。

人们开始私下里议论开了：为什么这个波贝尔不出屋来。大伙儿一合计决定进去看看，一看就吓得倒退。波贝尔的遗体躺在高板床上，小屋里充满一股难闻的尸臭，狗儿坐在床上，坐着——忧伤至极。

人们抬出尸体抹洗，收殓入棺，狗儿则寸步不离死者；人们把遗体送往教堂，它就在一旁走着；人们把它从教堂边赶开，不让他进去，可是德鲁若克拼命往里冲，在教堂门口东奔西窜，汪汪号叫，由于悲痛和饥饿，四腿发软，摇摇欲倒。

遗体送到墓地，埋入土里。波贝尔——一个谁也不需要的人——死了，谁也没有为他哭泣。

德鲁若克在坟堆上号叫呀，号叫，用爪子刨着泥土。它企图把老朋友刨开，然后，和他躺在一起。狗儿没有离开墓地，不吃不喝，悲恸欲绝。德鲁若克的力气衰竭下去了，它没有站起来，也站不起来了。它望着坟墓，哀伤地望着，呻吟着。德鲁若克想刨土，但是它的爪子已经抬不起来了，它的身体感到一阵紧压……浑身颤栗，垂下了脑袋，垂下了，微微抖动一下……于是死在墓上……

天早晨四点钟。这个可怜的人消瘦而且憔悴了，最后得出结论：生活就是命运的恶毒嘲弄，对正派的日耳曼人来说，再生活下去未免愚蠢而不体面。他决定既不对他的妻子也不对那个红头发报复了。他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用宽宏大量来惩罚他的妻子。

“我去对她把话都说穿。”他在回家的路上暗想，“然后我就自杀了事……让她跟她那个红头发的男人去过美满的日子好了，我不去碍他们的事……”

他幻想他怎样死掉，他妻子怎样受不住良心的谴责而难过。

“我偏要把我的财产留给她，对了！”他拉一下自己家的门铃，嘟哝道，“那个红头发的男人比我好，那就让他也一年挣七百五十卢布，看他办得到办不到。”

这回给他开门的还是厨娘玛丽雅，她看见他，不由得十分惊讶。

“你去叫娜达里雅<sup>①</sup>·彼得罗芙娜来。”他说，没有脱掉皮大衣，“我有话要跟她说……”

过了一分钟，伊凡·卡尔雷奇面前站着个年轻的女人，只穿着衬里衣服，光着脚，现出吃惊的脸色……受了欺骗的丈夫哭着，举起两只手，说：

“我全知道了！骗不了我！我亲眼看见那个长着两撇长胡子的红头发畜生了！”

“你疯了！”他的妻子叫道，“你干吗这样嚷？你会把房客吵醒的！”

“啊，红头发的骗子！”

“我叫你别嚷！你灌饱了酒，醉醺醺的，跑到这儿来嚷！快去睡觉！”

“我可不愿意跟那个红头发的人睡一张床！对不起！”

“你真疯了！”他妻子生气地说，“要知道，我们家里有房客了！原来做我们卧室的那个房间，现在租给一个钳工和他妻子住了。”

“啊……啊？什么钳工？”

“就是那个红头发的钳工和他妻子啊。我让他们在这儿住下，每月收四卢布房钱……别嚷，要不然就把他们吵醒了！”

日耳曼人瞪大眼睛，对妻子看了很久，然后低下头，慢慢地吹一声口哨……

“现在我才明白……”他说。

过了一会儿，日耳曼人恢复原来的心境。伊凡·卡尔雷奇觉得心情舒畅了。

“你是俄国人。”他嘟哝说，“厨娘也是俄国人。我也是俄国人……大家都说俄国话……那个钳工是个好钳工，我想拥抱他……封克公司也是个 good 公司……俄国是一块好土地……我恨不得跟德国打一仗才好。”

注释：

①“希威”：是日耳曼人的姓。

②伊凡·卡尔雷奇：伊凡·卡尔洛维奇的简称。

③娜达里雅：上文的娜达霞是娜达里雅的爱称。

（汝龙 译）

# 不寻常的一天

❏ [俄罗斯]弗·格列恰尼诺夫

和往常一样,这天也没什么特别的,上午、下午都过去了,现在是晚上,接着就该是深夜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了家门,走进厨房,坐到了桌旁。

“怎么?”索涅奇卡用期待的目光看了一眼丈夫说,“你还去?”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很内疚地叹了一口气,没出声。

“我早就料到了。”索涅奇卡说完就去卫生间洗被罩去了,也是去那儿偷偷地哭去了。自己动手洗被罩是因为不喜欢去洗衣店,哭是因为刚才提到了丈夫又要出差很长时间——这是他今年第三次出差了,当然了,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丈夫这次要去特穆塔拉坎,离这儿很远,连一家像样的旅馆饭店也没有。而最让人气愤的是,只有在有这种差事的时候,处里才会想起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这个人。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又是一个爱面子的人,让他去就去。他就是这样的人。办公室领来的办公用品,什么稿纸啊、复印纸啊,还有其他一些值钱的什么东西呀,同事们都通通拿回家去了,只给他剩些带格子的账本和一些紫色的表格。等工作中需要那些东西的时候,他只好去学生用品商店买,还得自己掏腰包。有一次,他在家讲了这件事,打这以后,原来一直在心里暗暗恨他的丈母娘也就不再隐瞒对他的态度了。

“你嫁了个傻瓜。”有时候甚至当着他的面,丈母娘跟女儿索涅奇卡说,“你看看,他像谁?你像谁?你们的孩子又像谁?”

这些话让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感到特别委屈和不公平。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本人像一个地地道道的主任工程师,这也正符合他的身份;妻子则完全像一个经济学家,这也和她的职业相当;孩子们有的地方像他,有的地方像索涅奇卡,更像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孩子。不管怎么说,丈母娘的话一直让他耿耿于怀。

总而言之,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活得太不舒心。公交车上有人对他说话无礼,售货员卖给他东西总是缺斤少两还暗自得意,因为他从不看秤,他认为这不体面,即使看了,也不出声。不过,只有一次,他没忍住,说了出来。回到家,他对妻子说,他替售货员感到羞耻。听了这话以后,本来就沉默寡言的索涅奇卡更没动静了,连着两个星期没说话。

这时,索涅奇卡红着眼睛从卫生间里出来了,默默地找出一只旅行箱,开始往里面放丈夫出差要带的东西。

“索涅奇卡……”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实在受不了这种沉闷的气氛，央告说，“我到底错在哪儿啦？”

索涅奇卡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上帝呀……”她低声喊道，“为什么你就不能像别人那样活着？你哪怕拿一沓复印纸回来也行啊！”

“我不会拿复印纸。”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回了一句。

“那你就学学。”索涅奇卡说，“要不我走，永远不回来了。”

最后一缕阳光照进房间后，太阳落山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穿上一件鼓鼓囊囊的上衣，戴上一顶涂着防潮油的窄边帽子，走出了家门。

“好。”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在威胁谁，“我这就去给你们拿。”

随后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于是他走进了拐角处的一家小商店，闭上眼睛，往衣兜里塞了一块友谊牌软形干酪（这是好几年前了，那块奶酪卖二十六个戈比），就径直往外走。

他等着有人来拦住他，臭骂他，再把他的双手扭到背后去，甚至还会把他关进监狱里去。但是，什么事也没发生。他平平安安地出了商店。谁也没发现他。

后来发生了什么，他记不清了。他一直在一个什么地方徘徊，自言自语，还来回晃动着胳膊。明亮的月光洒满了大地。黎明时分，他回到了家，把那块该死的干酪塞进了冰箱，就睡着了。

清晨，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处长异乎寻常的温和，甚至有点像讨好似的说，“您今天坐飞机去一趟里加吧，去参加个研讨会。千万别急着回来，在那儿晒晒太阳，好好休息休息，我们可没少让您受累。”

“那出差的事儿怎么办呢？”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刚一开口，电话里处长马上又和蔼地说：“您就别考虑这事儿了，会找到人的。总之，您就出发吧，什么也别想了。我已经派车接您去了。”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去了里加。回来的时候，精神饱满，皮肤黝黑，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处里的女人们甚至开始向他示爱了，但什么浪漫的事也没发生。

好戏在后面呢。不久，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在里加刚认识的一个熟人（那时他就是个大人物，现在就更不用说了）就把他调去了，让他当了主任——当时正好空出来一个主任的位子。再后来他有了一套位于河湾处的房子，那儿空气清新，离地铁站只有几步远，虽然那个时候他早就把地铁给忘了。孩子们转到了一个因材施教的学校，丈母娘现在也只是星期天才登门了。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也和以前大不一样了。现在他穿着高档，很有品位，人年轻了，腰挺直了，步伐矫健，目光自信，睡眠酣畅。

只是一到望月那天，他就失眠，躺在那儿辗转反侧，心烦意乱。当月亮爬上窗户，月光照进这套大房子最黑暗的角落的时候，他就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穿上那件鼓鼓囊囊的上衣，戴上那顶涂着防潮油的窄边帽子，到街上去。直到黎明时，他才回来，这时他已经安静下来了，也疲劳了，然后就躺下睡觉了。

第一个趴在地上、用手捂住头的是保安。接着银行里的顾客们也都跟着趴下了。惊慌失措的银行工作人员们开始往柜台上一沓沓地扔钞票。

博戈达萨罗夫的衣兜实在装不下了，于是，他很有礼貌地问一个趴在地上的妇女，可不可以把她的塑料袋借给他。

“我付给你钱！”博戈达萨罗夫补充说，然后往那个女人身边放了厚厚的一沓钱。

“还要吗？我还有呢。”那个女人见状连忙说。

“我也有！我也有！”大厅里的其他顾客争先恐后地说。

“谢谢！”博戈达萨罗夫不好意思地说，“够了。”

“咳，”有一个女人叹了一口气说，“这个人真走运。我也应该抢银行。我们家的房子五年都没修了。”

“需要很多钱吗？”

那个女人说出了个数。博戈达萨罗夫就按照那个女人说的数把钱给了她。

“孩子，我要是在郊区有一栋小房子多好啊！”一个留着大胡子的老头神往地说。

“你想要栋什么样的房子呢？”

“就是那种用圆木造的，两层木排，还带浴室的房子。”

顾客们立刻帮忙计算出了这种房子大概需要多少钱，并把钱给老头数了出来。

“我呢，”这时那个保安也叹了一口气说，“从来也没出过国。我做梦都想去一趟加那利群岛！”

“那算什么！”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去一趟吧。”

“当然了，就去一趟吧。”博戈达萨罗夫也很赞同。

保安把钱紧紧地抱在胸前，含着眼泪谢过了博戈达萨罗夫。

这时，人们纷纷从地上爬了起来，那些爱干净的，还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大家排着队一个个走到博戈达萨罗夫跟前，向他诉说自己的难处。博戈达萨罗夫有求必应，每个人都给了钱。连那些原来站在柜台后面胆战心惊的银行工作人员也放下心来，加入到队伍中。有个女主管对博戈达萨罗夫说，她的腿一直疼得很厉害，但是她没钱做手术。

博戈达萨罗夫真诚地同情这个女人。

“噢，”女主管的脸都红了，犹犹豫豫地接过钱说，“我真不好意思。”

“拿着吧，拿着吧，”人群有些激动，“别耽误时间了，人家是真的想给你。”

“对，”博戈达萨罗夫说，“我是真心想帮你！”

这时，特警队来了，还戴着防暴面具。弄清情况后，那些特警队员不但没抓博戈达萨罗夫，而且也和大家一起排起了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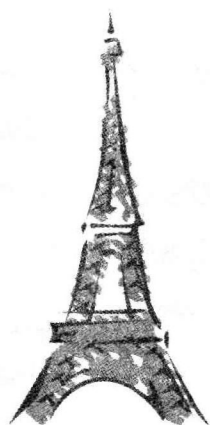
柜台上堆得像小山似的钞票越来越少了。人们的情绪有些波动。人群中还传出了喊声：

“给一个人的钱不能超过两沓！”

队伍里个别地方甚至还出现了几起小小的骚动。

最后，博戈达萨罗夫把那些钱都分给了大家，连自己身上带的血汗钱也一块给了他们。

两手空空的博戈达萨罗夫悄悄来到街上，朝家走去。可他突然想起来，水电费还没交呢，他



法 国

的这些东西拽到房间的正中央，对着房门。在房间正中央，我重新铺了床，尽可能地把它铺好，远离那张可疑的床。然后，我把所有的烛火都吹灭，摸着黑回来，钻进被窝里。

有一个小时我保持醒着，一听到哪怕最小的声音也打哆嗦。一切似乎是平静的。我睡着了。

我睡了很久，而且睡得很熟，但突然之间我惊醒了，因为一个沉甸甸的躯体落到了我的身上。与此同时，我的脸上、脖子上、胸前被浇上一种滚烫的液体，痛得我嚎叫起来。

落在我身上的那一大团东西一动也不动，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伸出双手，想辨明物体的性质。我摸到一张脸，一个鼻子。于是，我用尽全身力气，朝这张脸上打了一拳。但我立即挨了一阵耳光，使我从湿漉漉的被窝里一跃而起，穿着睡衣跳到走廊里，因为我看见通向走廊的门开着。

啊，真令人惊讶！天已经大亮了。人们闻声赶来，发现男仆人躺在我的床上，神情激动。原来，他在给我端早茶来的路上，碰到了我临时搭的床铺，摔倒在我的肚子上，并把我的早点浇在我的脸上。

我担心会发生一场笑话，而造成这场笑话的，恰恰正是关上百叶窗和到房间中央来睡觉这些预防措施。

那一天，人们笑够了！

（辛林 译）

## 两所客店

📖 [法国] 都德

在七月中某一天的午后我从纳剑归来。酷热低低地压罩着大地，白热的大道向前延伸，直至目力不及的地处，那是一条尘埃满布的道路，卧在橄榄林和榲树林的园地间，卧在金辉四射的太阳下，没有一块树阴，没有一丝风息。只觉得燥热的空气在振荡着，远处扬起草虫尖锐的鸣

他几次要栽倒，但臂上的重量支撑着他。他甚至没有感觉到火舌已吞尽衣服，舔到皮肉。

他好像看见了门，一个男人的轮廓。臂上的重量被卸下……孩子们……照顾好孩子们……然后就什么都知道了。

一张脸俯视着他。浅浅的微笑掩饰不住护士那担忧的双眼。

疼，浑身难忍地疼，但他仍挣扎着要讲话。

“孩子，安妮和保罗，他们在哪里……”“他们很好，”他听到她说，“谢谢你，史密斯先生。”

“很好。”他低声说。然后他见到另一张脸，模糊，但很熟悉。

“海伦，”他说，“见到你真高兴。”

“别出声，”她说，“汤姆，把手给我，我们还有最后一段路要走。”

他走向那只手。突然，一切疼痛消失，光明出现了，没有血，没有疼。

他与海伦又在一起了。这一次，他们永远不会分开了。

他的墓碑上写着：他没有时间了，只好奉献生命。

